

综述篇

忙碌的梁文道

梁文道被称为香港文化“教父”。

对于这个称呼,除了他的黑衣黑裤、光头和黑框眼镜颇有“教父”的架势之外,更重要的原因在于,梁文道对于香港文化的巨大影响。梁文道一爱读书,二爱写东西,三爱作演讲,四是资深媒体人,这些已经给予了梁文道“教父”这个称号最雄厚的资本。

从第一次发邮件向梁文道预约采访时间,到真正采访那天,中间间隔25天。这25天里,和梁文道也有联系,短信、邮件,只是每次约好时间之后因为梁文道的工作太忙只能再次改约。终于,8月2日星期日中午12点,在梁文道前往香港一个会场开会的路上,采访正式开始。

虽然是在路上,虽然车中的环境算不上安静,但梁文道回答问题有条不紊,言语实在、诚恳,慢条斯理的语调透露着淡然、温和。采访因梁文道接电话中断了两次,让人又一次意识到他确实很忙。开会的路上接受采访,这也许只能发生在梁文道身上。

老到的梁文道

《锵锵三人行》中的梁文道永远都是谦谦君子,彬彬有礼,尽管是聊天性质的节目,他也是一个标准的Gentleman,儒雅、风度翩翩;而《开卷八分钟》让你见识到一个学识可以用“广阔”来形容的梁文道。

“所有推荐的书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,但都是我亲自阅读过的。”“每天一本书,只要8分钟。”节目只需要8分钟,可是梁文道在下面需要花费多少工夫呢?一问才知道,梁文道平均每天睡眠时间只有5个小时,这个数字也许可以给他保证读书的时间作一个最好的注解。

《常识》《噪音太多》《我执》的相继出版,让人们关注梁文道的身份,集中到了他生活中的私密。大家都以为了解了梁文道在生活中的忧伤、悲观,以为窥视到了梁文道侃侃而谈、理性淡定之下的惶惑,以为自己的情感挫折失意找到了知己,但是,梁文道的《我执》给读者以安慰,又给读者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。

“《我执》中的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,有些则是听朋友讲来的,和我的境遇也无大的关系。”工作的忙碌来不及让梁文道的心情产生大波澜,“心情如一,基本稳定”,所以试图从《我执》中窥探到梁文道最私密状态的读者恐怕要失望了。

不过,梁文道狡猾而又老到的地方就在于其中的感受还是真实的。保护了自己的隐私,又带给读者以共鸣,这确是一个资深媒体人的作风。

梁文道在采访中坦言自己有些冷漠,不自觉地对喜欢的事物抱着冷漠的态度。生活在红尘,却又站在高处远观着,这也许就是梁文道构造《我执》中故事的个人心思吧。

梁文道说,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太好,而对于忙碌的状态,他并不讨厌。这两者矛盾吗?对此,梁文道说:“生活不太好并不是指工作太多生活太少,而是工作太多,影响到了我专注的力量和心情的平静,这就影响到整个生活的根本。”说到底,他还是希望能够过上清静的生活。



梁文道“非常道”

□ 晚报记者 张政华 实习生 陈晓雷 宋少杰

梁文道简介

1970年12月26日生于香港,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。他的声音和文字穿梭各种媒体,在各报纸杂志上发表剧评、影评、乐评、艺评、书评、文化评论。1999年开始,梁文道加入凤凰卫视中文台,成为谈话节目《锵锵三人行》的常任嘉宾,另外其在凤凰卫视所做节目《开卷八分钟》《文道非常道》等也广受欢迎。

开篇语

采访梁文道,需要耐心与等待。不是因为中间相隔千里万里,也不是因为其间有诸多门槛,唯一的原因就是——他很忙。

他似乎永远在路上。

一次联系是在赶飞机,一次联系是刚下飞机,又一次联系是赶往一个会场开会。这样奔波的一个人,是怎么写出那些淡然理性的随笔的呢?如此忙碌的工作,他还有留给自己的时间吗?他爱书的态度人人皆知,那么他每天留给读书的时间是多少呢?他喜欢这样的生活吗?关于他的两本新书《噪音太多》《我执》,他自己的解读是什么呢?《我执》透露出的那些哀伤、悲观,以及那些动人的故事,都是他的经历吗?

本次采访,将给你答案。

工作 VS 生活

“我向往清静一点的生活,留给自己更多的时间”

访谈篇

记者:首先我很好奇的是,您不上网,不用MSN、QQ,手机也经常关机,是怎么和同事朋友保持联系的呢?

梁文道:错了,我不是不上网。我回复电邮,上网看一些东西,只是不喜欢利用太多网络工具。和同事联系也是用电话和电邮,我只是在工作、写稿时会关掉它们,不被它们打断,然后选择在一个集中的时间内回复。

记者:看到有的采访把你定位为“生活方式导师”。你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?

梁:我其实非常不喜欢这个说法。我怕做别人的导师,更不要说生活方式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方式,我自己的生活方式都还充满问题,我也需要别人的很多指导。

记者:你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样的?

梁:清静一点的生活吧。少一点跟人往

来,少一点杂事,独处的时间更多,留给自己的时间更多。

记者:很多人说你是一个工作狂,在这种紧张的生活,是不是“生活方式”这4个字已经没什么意义了?

梁:你这种说法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割开来了,这其实是很现代的一个想法。我记得德国大哲学家阿多诺曾经说过,当时有人问他:“你总是听那么严肃的音乐,看那么严肃的书,难道你不需要娱乐吗?不需要生活吗?”他的回答就是:“我们为什么需要娱乐呢?严肃为什么就不能是一种生活呢?”

所以,只是到了现在,我们才把工作当成一种谋生所需的手段,将它与生活割裂开来。但是以前的人,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种很有意义的事情,工作和生活是分不开的。我也

是这种感觉。我所谓的“生活不太好”,并不是工作太多、生活太少,而是我的工作太多影响到了我专注的力量和心情的平静,这就影响到整个生活的根本。

记者: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是你比较喜欢的。

梁:对,就是这样,所以我是很幸运的。

记者:你在《一日》中写到你曾经夜行。这让我想起郁达夫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,郁达夫本身是个忧郁、敏感的人。读你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你有这方面的特质。现在还经常夜行,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吗?

梁:没有,那是10多年前的往事了,我现在早就不这样了。我现在晚上很少出门。在外头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酒店里。一般上午我也不见人,出差什么的我也是排在中午以后。

请继续阅读C08版



导读

C03 密码

美国曾欠大清多少钱

C04 征文

记忆·友谊·建议